

翠袖乾坤

文潔華

「有時要讓事情發生，有時要使事情發生」，這話似明非明。

同事是個巨人，這天巨人病了。他妻子來電告假，說他這樣不妥，那樣不妥。「看來他要住院兩個星期，是他自取其咎的。不睡眠，不喝水，不上廁……，暴瘦四十磅。」

讓與使

如此他是讓事情發生，還是使事情發生？他的糖尿病是計時炸彈，而兩者都有嫌疑。

甚麼是讓事情發生？朋友的父親剛於九十高齡去世，是個流感病患者。世伯年輕時是健美先生，七十歲時大兒子意外身故後，他活得很開心，未幾腦退化，身體也逐漸衰弱。過去幾年，他認不得人，又經常患上肺炎，只能插管進食。其後老人家索性閉上眼睛，連一句話都不想說。他的大兒子生前有位好同事，待他猶如自己的父親，知道在他身邊說句甚麼話，就會令他有所反應。那個早上我瞻仰遺容，見世伯十分安詳地躺在棺木裡頭，面容也很安泰。這位先生在我身旁認真地說：「這是一個解脫。他也受夠了。背肌因為身體不能活動而開始潰爛，畢竟也九十歲了。」

我當然明白。但這是讓事情發生吧，而不是使它發生。疾病、死亡是大自然要人讓步的事情，因為它要來便來了，從來沒有人可以阻止。但延長生命是人們要這樣發生的，甚至從銷毀衰老的特徵開始。因此可以這樣換取概念：「是要讓死亡發生的，是要使死亡延遲發生的。」

甚麼時候要讓解脫上前，甚麼時候要使人痛苦延長，有關的答案，家人要在愛裡去明白。醫護人員的「讓」與「要」，在長者的社會裡，是不告而宣的。

雙城記

何冀平

胡同，來自元朝蒙古語的譯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自古缺水，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居住，於是有了胡同。

威廉王子出訪北京，去了一條胡同：史家胡同。在北京的東城東四與東單之間，並列着許多條東西走向的胡同，史家胡同是其一，因胡同內有史可法的祠堂而得名。這條胡同建築整齊，有不少大宅院，據說，清末中法銀行董事長劉福成、名妓賽金花等都在此有宅第。

史家胡同

對這條胡同筆者很熟悉，因為胡同的十六號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宿舍，那裡原是一所很講究的三進四合院，種了許多海棠樹，所以也叫「海棠院兒」。原來房主的大廳堂改為排練場，後花園成了演員練聲和做身段的天然場地，聽說有幾位大演員曾在此花園中談情說愛，訂下終身。

一九八零年，排練廳拆了，後花園改了，海棠樹砍了，蓋了兩棟外觀和裝修都很簡陋的樓房，是為解決劇院的住房，不少知名大演員、導演都住進了這兩座樓房。當年這兩座樓很搶手，曾有藝術家為分得一套房，不顧顏面大打出手，這些故事在劇院中久久流傳。

時間一過二十多年，五十六號院的兩座樓早已殘

古今談

范舉

香港回歸之後，變相取消了中國歷史課，又搞了通識教育，更加嚴禁學生背誦中國的詩歌和散文，在文化教育上「去中國化」，這是陳方安生擔任第一任政務司司長的政策，英國人撤退之前，沒有做完的工作，她出色地完成了。不少愛國者提出疑問，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後遺症是什麼？孰以致之？這也是一種「天問」。

如果說要補課，增加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筆者推薦學生要學習屈原的《天問》。

讀《天問》學中國文化

整個《天問》的內容，大約可分為七個大部分：問天文、問地理、問四方奇怪之事、問夏史、問殷商史、問西周史和問春秋與楚國史。當然，在七個部分中，問夏、殷、西周三代史實是全詩的主體部分，問楚國史則是全詩提問的根本宗旨所在。

屈原被流放後，徘徊在山間，無意中發現山裡有許多楚國楚民族先公先王的祠堂宗廟，看到了長江三峽地區的岩石上的壁畫。屈原看見牆上畫着許許多多的畫，有楚民族先人的歷史，也有許多奇怪的事物，屈原因此受到了啟發，就壁畫內容提出了一連串質詢，有時還充滿了憤懣。當地的許多長老十分心痛屈原的遭遇，坐下來與屈原一起討論，講述壁畫的故事，因此《天問》的整個內容顯得略為跳躍和凌亂。不過，對上古史和神話的研究而言，屈原的《天問》堪稱寶庫，是極值得重視。

在詩歌主體部分，即問夏、殷、西周三代史實，有一段文字是討論舜和鯀的。舜和鯀是夏、楚民族傳說中帶有神性的祖先，舜屢遭陷害卻終究登立為帝；鯀則雖填地治水有功，但因違抗天帝命令而遭遇不測。屈原通過充滿感情的對二人事蹟的質詢，暗示了冥冥中的主宰上帝及其天意是靠不住的，能為後人所懷念、紀念，關鍵在於自己的作為，從而說明無論其最後遭遇如何，「民德」者（即為人民所敬重者）終將永遠享受人們的祭祀。這實際上是通過舜、鯀的事蹟作為一段樂曲的引子，引出天意、天命是靠不住的，能否保持長久的統治，關鍵在於自己的政治是否開明、正確，也即是說是否施行「美政」。這就是中國傳統的管治國家的思想。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使得中國五千年而亡國。

讀屈原的《天問》，啟發學生的思考，了解中國的歷史，提高愛國主義，有現實的意義。

青山依舊

證了山的不平凡歷程。

聽老一輩人說，山上原本是有許多樹，後來為修梯田，幾乎砍伐了山上所有的樹木，僅留下山頭很少的一圈，亂蓬蓬地立在山頂。在這個偏僻的村子裡，擁有一塊小小的土地，是多麼的珍貴！幸而在梯田的壩縫裡，倔強地生長出許多雜樹和灌木，有茂盛的酸棗棵和洋槐樹。酸棗紅了的時候，孩子們提着小鐵桶湧上山去，小心翼翼地往下摘，一邊摘一邊往小鐵桶裡塞。棗肉可食；棗仁是可以賣錢的，還是上好的藥材。一小鐵桶棗仁能換兩本演草本。山在成熟的季節，成了孩子們的樂園。

村後有一條進山的路，路上常見到熟悉的中草藥，百部、枸杞、何首烏等等。在與雜草一起生長的樹棵裡，也常發現山葡萄和覆盆子。有的芳香可辨；有的叫不出名字。淺春時，開出白色、淺紫、粉紅的小花，細細密密地鋪滿窄窄的小路。果實成熟的季節，疏朗的藤葉間，托出大紅珍珠般晶瑩的山果，透出水靈靈的誘人之色。採一把輕輕地捧在手裡，稍一用力擠壓一下，指縫間就會流出濃濃的果汁，細細地品嚐，那甜蜜的滋味，一直流淌進心底。

山給我的記憶，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生活還較為貧困，好在我們讀書，一般不繳學雜費，學校裡的老師買不上備課本時，就帶領學生到山上去採槐葉，也沒有防護手套，一把把地往懷裡掙，掙得手痛，還常遭藏在葉下的毛蟲襲擊。等槐葉裝滿麻袋，老師帶領學生把槐葉運下山去，送到一個專門磨粉的磨坊裡。一大袋槐葉，只磨出很小的一袋粉。裝滿槐粉，紮緊袋口，上秤過秤，過秤的人在一張小紙條上記下斤兩，老師們就可以拿着記下數字的那頁紙條，到指定的供銷部門領取粉筆和紙張了。

我平時一個人不太上山，父母也不同意我們上山。不管怎麼忙，父母也忘不了給我們嚴加管

束。倒是母親，曾在山後一所小學教書，偶爾有機會跟了去，一邊聽母親教書，一邊兩眼朝山上打量，那些裸露的岩石、零落的植被、整齊的梯田，還有上面的莊稼。小路彎彎地在山坡上掛着，在青的植被和亂石間穿梭，從這頭開始，又從那頭消失，遠方，雲漂霧移，極富詩情畫意。

終於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偷着上山，一路小跑爬上山去，摘食山頭上的紅棗。正當我們摘的痛快，突然有人喊了一聲：看山的來了！熟悉情況的同學連忙往山下跑去。正是夏天，紅棗還沒有熟透，枝頭上掛的還是拇指大小的青果，若被看山人發現，必然不會輕易放過。只聽有人一路喊叫着，向我們跑來。由於不熟悉路況，我和一位同學被亂石鋪滿的小路攔淺下來，愈是害怕，腳下愈是不聽使喚。

幸好，那人並不是看山人，而是一個有點智障的青年，他並沒有跟我們往山下跑，而是在我們身後追隨了一會兒，又沿着梯田往山後跑去。險情排除，我們這幾個人卻跑散了。我們找不清方向，也找不到回家的路，縱橫的山道在面前分成數條小路，就如同把我們打入了迷魂陣，等到天色黃昏，也沒人前來迎接，只好遲遲疑疑地向村莊的方向摸去。遠遠的，我們看見了村裡的燈火，一盞盞地亮了。就是那次，我被燈火深深感動，原來溫暖，也會來自它們。

時間一晃，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我已離開故鄉，記憶中的那座山，也已被我遺忘。至今天，登山已成了一項不可缺少的運動，人們背着乾糧，身着先進的裝備，走遍了山水。一為健身，二為減肥，三為減少營養飽和的困擾。偶爾，我也去附近的山上轉轉，訪古尋幽，登高望遠，但見一座座山峰，層巒疊嶂，蒼鷹在山頂翱

翔，鷹之背上，藍藍的天空透出一片深邃，漫捲着絲絲縷縷的雲彩，像棉絮一樣飄逸、潔白，俯瞰腳下的村莊、田地，散發出蓬勃的生活氣息。

有一年，我路過北山，車在山下打了個照面，就在將要駛去的瞬間，一抬頭，我又看到了它，我驚訝地向車窗外遙望，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山的綠，我的眼眸，立刻被那濃重的色彩照花了。山在我的眼前濕潤起來，朦朧起來，隨之清晰起來，隨着車的行駛旋轉不止，如同一幅無盡的畫，漫捲而來。一縷清涼的感覺撲眼而來，濕漉漉的，彷彿還有打濕的水痕，我突然意識到，眼前的這座山，與我記憶裡的北山相比，有着怎樣的差別——當年的北山有着怎樣的蒼老；現在北山就有着怎樣的盛壯！

那綠，是初生的植被嗎？是雨後紛亂的草叢給人的假象嗎？自然不是，我揉了揉眼睛，揮起手，向它輕輕打着招呼。雖是風起青紗的時節，但我看得出來，那上面蓬勃地生長着的，不僅僅是層層的莊稼，還有一棵棵樹木，用執着而頑強的根鬚，深深扎在岩石間。那抹濃濃的綠啊，正是年輕了的山，用青春的顏色織成的簾幕。在注重生態保護的今天，故鄉的這座山，再也不會遠離美好的、沒有盡頭的夢了，不會從我的記憶裡失去。有了夢，故鄉的人們就不會走遠，人不走遠，心就會永遠停留在故鄉，停留在搖曳多姿的青山綠水之間。



■梯田像一塊經過精心設計的畫面，秩序井然。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在外地旅遊最掃興的事，莫過於買到自家製造的貨品。人在旅途的樂趣，就是品嚐當地美食，買當地的物品。當然，「中國製造」不乏精美貨品，但要買本國貨品，就不需要花大錢，繞那麼遠的路了。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次去日本，買了一件外套，在休息的時候翻看外套領子，竟是「中國製造」，大為咋舌。

那年代去一趟日本不容易，對貨物包裝標籤的敏感度不強。今天三十年過去，大家都聰明多了，中國是世界貨物的生產地，在外國旅遊，首先關注包裝標籤是否「中國製造」。

然而，內地遊客近日到日本旅遊，熱捧購買溫水洗淨電子廁所板和日本米。杭州有旅客在大阪的電器市場，發現廁板的包裝標誌產地是中國杭州，即是說，廁板從杭州運到日本，再由中國旅

客捎回自家門，當然付出勞力之外，還要付出數倍的價錢。廁板遊歷了一趟，聲價十倍回鄉去。還有一種日本米「一目惚」被中國遊客熱捧，但有人發現，這與中國東北遼寧所生產的「一目惚」米頗為相似，但價錢就相差二十多倍。這種米不單有耐寒性，且食味佳，如果證實在日本買到的米是來自中國，再被搬回中國，那就得個假字。

此外，內地客也熱捧日本萬元電飯煲。究竟這種電飯煲的魅力何在？至今我還弄不懂，可能高科技物料，置入煮飯方程式，煮出來的飯特別可口，但萬元一個煲，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廁板自由行，大米愛旅行」，雖然是搞笑，但也說明了一點，中國人富起來，追求優質生活，自是必然。在這過程中，無可避免經歷盲目的過程，聰明消費是需要時間積累的。

自梳文化

香港觀眾可能不知道李恩霖跟着把《桃姐》改編成舞台劇，在美國加州由佳音社上演，飾演桃姐的正是當年香港業餘話劇社的花旦慧茵。最近《俏紅娘》的音樂劇版被搬上舞台，慧茵當年正是舞台劇版的「俏紅娘」Dolly。順帶一提，上月有一篇關於音樂劇版的劇評提到當年舞台劇版由慧茵與陳有后分飾Dolly與孤寒財主Horace。此資料是失誤的，飾演

Horace的是黃宗保而非陳有后。

言歸正傳。今年，李恩霖繼演他的「媽姐」創作，構思了舞台劇《金蘭姊妹》。《金蘭姊妹》的主角不再是一名媽姐，而是三名，故事由她們年輕時共結金蘭開始，至阿蘭和阿好去世，剩下垂垂老矣的老大阿金和阿蘭的女兒金好。

熟悉香港電影的影迷都知道上世紀五十年代著名導演吳回曾經拍攝一齣名為《金蘭姊妹》的電影，說的便是媽姐的故事。片中飾演媽姐的都是電影著名女明星：梅綺、黃曼梨、紫羅蓮、小燕飛和容小意。根據電影資料館的介紹，電影「足見香港五十年代左派文人對草根婦女之各種關切、投射與認同……呈現出自梳文化在香港生根及轉型，成為龐大的家務勞動生力軍。如何與傳承着華南意志獨立又團結的勞動婦女，如何與殖民地現代性磨合又接軌，性別關係及身份的協商怎樣演變又不變……正好勾勒出三十至五十年代南中國地區的底層婦女從愛國到去國、流離、求生自強的 條曲折路徑。」

唯有跑者留其名

為助人建基金，姬絲蒂以四十五歲仍保持之嬌人身段為過去出任代言人多年的品牌Calvin Klein代言，並與導演文夫合拍內衣及香水Element廣告，費用收益捐贈予自己創辦的慈善機構，隨後與合作廿載的化妝品牌Maybelline以同樣形式裨益廣大有需要產婦。

最新動作，與Apple推出的創意手錶合作。近年不斷號召以千百人計同跑馬拉松募捐，姬絲蒂手戴這款創新手錶到非洲坦桑尼亞，邊跑馬拉松，邊獲得Apple捐款。

以超級名人身份不是去派對，出席靚人靚景，衣香鬢影，而是雙腳踏地跑出成績，造福社會。

在剛上演的舞台劇版可以清晰無誤地看到這數名電影中的自梳女的影子。這齣黑白電影四月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播映，還有一齣《女性之光》也是通過兩母女的求生經歷側寫自梳文化的普及、傳承及衰落。



■姬絲蒂·杜靈頓。

作者提供